

# 冬日荸荠赛雪梨

□苏州 郁海红

“秋天过去了,地净场光,荸荠的叶子枯了。荸荠笔直的小葱一样的圆形叶子里是一格一格的,用手一捋哗哗地响,小英子最爱捋着玩。荸荠藏在烂泥里,赤了脚,在凉津津滑溜溜的泥里踩着。哎,一个硬疙瘩!伸手下去,一个红紫的荸荠……”正在看汪曾祺小说《受戒》,这其中的一个小片段,觉得格外亲切,一下子将我的思绪带回儿时的荸荠池塘边。

“百草死冬月”时,如香葱一样的荸荠茎叶早已枯黄倒伏在水塘,这也表明荸荠充分成熟了。我们小孩子挖荸荠没有大人那么轻车熟路,拿的是半尺长的小铲锹,用的往往是蛮劲,待双手捧出裹着烂泥的一只只荸荠时,浑身上下也仿佛泥地里滚过,如果这时再顺手擦个鼻涕,那可好看了。急忙到河边将荸荠清洗干净,哈,一只只小扁球,亮晶晶的,格外诱人。我们还互相交流着“经验”:紫黑色的荸荠老了,没有紫红色的嫩甜,生吃的话,我们都挑紫红色的。寒风中,我和小伙伴们都穿着笨拙的棉袄,站在河边,毫不顾忌冻得通红的脸颊和长满冻疮的双手,迫不及待地啃食生荸荠的情景,如今想想,真是好有画面感啊!先一口咬掉荸荠芽端,再将两只大门牙当做

刀片,配合着拿荸荠的手,手的转动之间,门牙就有了卷笔刀的功能,一会功夫,一颗完整白皙但不光滑的荸荠肉就落入各自的口中了,清凉甘甜啊。

母亲有时会将荸荠煮熟后给我们吃,可是我们姐妹都不太喜欢吃煮熟后的荸荠,似乎没了生荸荠的那股子爽脆清甜了。外婆便将多余的生荸荠清洗干净后,分别放在几只竹篮里,挂在屋檐下让其自然风干。过段时间,荸荠的水分蒸发了一些,它的皮也就皱了起来,变得更甜、更有滋味。这样的风干荸荠,能摆放一个长长的冬日,让我们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也能时时品尝到甘甜滋味。长大后,看到萧红写回忆鲁迅的文章,说先生家总有大篮大筐的风干荸荠,沉甸甸地挂在绳子上。许广平指着吊着的篮子说,那里边的荸荠都是风干了的,极甜……

苏州是荸荠的优质产地。有记载:“荸荠出葑门外湾村,色黑。”葑门城外湾村、尹山、车坊、郭巷一带都产荸荠,以车坊最为有名,叫卖者必称车坊荸荠,行销京沪宁等地。荸荠的味道和梨很像,但比梨要香,又没甘蔗那么甜腻的味道。旧时,在北京民间有一说法,“天津鸭儿梨不敌苏州大荸荠”。郑逸梅说荸荠介于果蔬之间,啖之味清而隽,有如读书苏州(因韦应物出任过苏州刺史,世称“韦苏

州”)之诗。荸荠因其果实藏身于水底的烂泥之中,既可以吃,又可以繁育后代,因此它和茨菰、莲藕被苏州人合称为“烂田三宝”,它也是苏州著名的“水八仙”之一。荸荠的形状有点像铜钱,为此,苏州人年夜饭必不可少的,是将荸荠与米一同煮一锅饭,吃时挖出来,称为“掘元宝”。丰盛的年夜饭无论吃得如何撑,这最后一口元宝饭是一定不会少的。

荸荠又叫马蹄、地栗、水栗等,荸荠的吃法有很多,白煮、炖汤、清炒、荤素皆可。说到白煮,不免想起张爱玲在《半生缘》中写:“冬天。南京。曼桢从上海来到世钧的家里。”“他们从清凉山上下,回到家里。火盆上正煨着一瓦钵子荸荠。”“荸荠煮熟了,他们剥荸荠吃。”可惜,这对失散了十几年的恋人,久别重逢后,最后只能说:我们再也回不去了!

苏式点心里,常常加入荸荠,做出的马蹄糕、马蹄卷都很受欢迎。我自己做肉丸或素丸时,也喜欢加些荸荠肉,这样吃更有层次感。那天看朋友圈里有人发图,前面几张是去香雪海赏梅花的图片,最后一张,就是削了皮后的荸荠,清水白煮后白白胖胖的,盛放在一只青花瓷碗里,上面撒了一些苏州人家必备的糖桂花,配文就是“踏花归来马蹄香”。忍不住点了一个赞!

## 南京,等我

□六安 汪佳宁

我向往北京,却又偏爱南京,大概是每年暑假去堂妹家小住游玩之故吧。于是对南京的了解和关注与日俱增,以至于被深深地感染和吸引着。

余秋雨《五城记》中这样描述:“六朝金粉足以使它名垂千古,何况它还有明清两代的政治大潮,还有近代与现代的殷殷血火”。这个“它”指的便是南京。北京方方正正,满是庄严肃穆,而南京地处江南水乡,自有一种妩媚动人,但它也不像杭州那样柔若无骨。

它是一方山水城林,兼备山

川形胜之妙;玄武湖城墙藤葛拂拂,明故宫遗址踪迹可觅,鸡鸣寺钟声依稀能闻,明孝陵辇道倾诉春秋。它是一方文化古城,流淌文人骚客之情;有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”的沧桑巨变,更有“天若有情天亦老,人间正道是沧桑”的阔大胸襟。它是一座历史名城,萦绕兴衰沉浮之感;三国的割据雄霸,大明的腥风血雨,太平天国的刀光剑影,将古城装点得厚重雄浑。它是一座现代都市,领衔日新月异之变,无处不洋溢着创业、创新、创优的南京精神。

以梦为马,不负韶华。南京,许我四年。等我来!

## 新年台历

□太仓 陈卫卫

辞旧迎新之际,书桌上又换了新年的台历。这台历天天看、天天记事,一年过去后,宝贝一样地保存起来,闲暇时再展开一览,别有一番乐趣。

小巧玲珑的台历,形式五花八门、应有尽有:旅游、书法艺术、美食、古诗词台历,还有健美、人物等等,简直就是一部小百科全书。

台历除了可以记事之外,我平时读书看报偶有所得,便记于上面,这给我的写作又起了积累素材的作用。以前诗歌风靡全国

的年代,我也热衷于写诗,于是常常在台历上写诗,每天不成一首或不得几句,是不将这一页翻过的。而妻子操持家务,还用台历作为“家庭劳务日记”“气象记录”“大件物品购买登记”和“亲友往来记录”等。

台历不但充实和丰富了我的生活,而且促进了我的身心健康。以前我没有吃早餐的习惯,有一天在《养生保健》台历上看到了“早餐与长寿”的短文后,从此懂得了吃早餐的重要性。在读到“步行也是良药”后,我每天用步行运动健身,坚持了十几年,身体变得越来越好。

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298号

《探亲》  
版画  
胡洁

## 补齐《宋文选》

□高邮 姚正安

一本装帧极简的《宋文选》,辗转多地,由城下乡,从乡入城,整整跟随我四十年。

这是我与《宋文选》的缘分,也蕴含着一份浓浓的情谊。

今天抚摸着封面破损,书页发黄的《宋文选》,倍感温馨。

1980年,我由民师考入高邮师范,远在江西讨生活的林德公知道这个消息后,很高兴,写了一封信给我,大意是勉励我好好学习,随后又寄了一本书给我,这就是保存至今的《宋文选》。

林德公是我邻居,又与我同族,比我辈分高,讳名林德,我尊之为林德公。林德公稍有文化,困难时期去了江西拉大锯为生。回家探亲,往往与我抵足而眠,成了忘年交。每每说起其父母早亡,童年日艰,读书甚少,而扼腕长叹。

林德公寄书给我,用心可知。这本《宋文选》是1980年由人民文学社出版的,定价1.85元,分上下两册。林德公只寄我上册,是林德公囊中羞涩,未得全款而购,

还是分期印行,未及跟进,抑或根本不知道是上下册,究竟因何只寄上册,不得而知,也不便寻问于林德公。

我系统学习文言文是从高邮师范开始的,《宋文选》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。

我的中小学几乎是在动荡年代完成的,文言文学习除了家学以外,一片空白。文革开始,家中书籍被抄被毁,文言文学习也中止了。到了高邮师范,专门设立了文言文课程,有专门的老师传授。现在想来,于我来说,文言文学习是下过一番苦功夫的。除了完成课上学习任务,常常利用节假日阅读经典文言文,一本200来页的《宋文选(上册)》,不知读了几遍。我的学习方法非常笨拙,往往是背一句原文,再背一句译文,文白对照,字字落实,努力于“信雅达”。直到奔七之年,《岳阳楼记》《醉翁亭记》《墨池记》《游褒禅山记》等名篇,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。

后来,做老师,进机关,文言文学习还是始终坚持的,一本破旧的

《宋文选》一直置于案头。

诚如曾巩《墨池记》所言:“(王)羲之之书晚乃善,则其所能,盖亦以精力自致者,非天成也。然后世未有能及者,岂其学不如彼邪?则学固可以少哉,况欲深造道德者邪?”曾巩从传说中的王羲之习书之墨池,说到王羲之书法“晚乃善”,并非“天成”,是“精力自致”,延展到“后世未有能及者”,是学习不如王羲之勤奋,突出了自身学习的重要。

四十年前,林德公送我《宋文选》,其意也不外乎此。

我常常为《宋文选》之残缺而颇感遗憾。

今年十月,女儿为了弥补我这份持续了几十年的缺憾,在互联网旧书平台上,为我购买了《宋文选(下册)》,价钱当然是原先的若干倍,那有什么关系呢?圆满一件美事,续上一段旧情,哪是金钱能够称量的?

时过境迁,年过八旬的林德公,也许早已忘了送我《宋文选》。我非但不敢忘怀,还将继续读下去。

## 走过沈厅

□淮安 刘艳梅

小桥流水人家的姑苏,在我的想象中一直是位小家碧玉的秀气女子,温婉如水。夜伴轻舟,纤手捂琵琶,脆语唱天堂。痴迷岸上人,醉迷舟中客。吴音软语,在静谧的流水中流淌数千年,演绎了一幅幅人间天堂的美丽画卷。与姑苏相隔不远的周庄,更是让我向往已久的地方。

刚走进周庄,我就被眼前景色所吸引。墨绿色的小河里,倒映着飘逸的垂柳,一只小船缓缓划来,着一袭蓝色印花布,撑着船桨的船娘,口中清唱着吴歌,悦在游客耳中,酥在游人心间,与两岸青砖小瓦白墙红窗彩舟,构成一幅幅拨人心弦的画卷。

那一座座石板桥相互连通着,不知道延伸到何方?石板桥上又留下了多少人的足迹?人们慕名而来,为了那江南首富沈万三,为了那传说中的神奇聚宝盆,都想沾沾他的运气。

来周庄,一定要看沈万三。同车的游客多次说道,争相谈论他的富可敌国,没有人提起他的末路。在人们的心里他永远是个神话——财富的神话。

步入沈厅,只见一男一女两位时尚人士端坐在入门的两把椅子上留影,一问才知这间只是沈府轿夫休息的地方。导游向我们诉说着数百年前的历史,游客们都被沈家的富有折服。来到沈家接待男宾的正厅,厚重华丽的桌椅,左右一人多高的巨大如鼓的大理石地面,松茂堂内墙上“古石苍松见贞性,行人流水皆天机”的对联,都给人威严富丽之感。

从东面墙上射来一缕阳光吸引了我的视线。导游解说,那是沈

家专为自家小姐开的一道天窗,平常人家的女子只能信守着媒妁之言,一张媒婆的巧嘴,促成一段段未知的婚姻。而沈家有着沈家的气派,那一道天窗,垂下一缕窗帘,沈家的千金就可以俯瞰客厅众生相,挑选自己的如意郎君。

朋友的呼唤,把我从天窗之梦中叫醒,随着人们跨入小堂楼。游客们纷纷兴奋地掏出硬币,往聚宝盆里投去,沈万山抱着聚宝盆躲在阳光的阴影里,幽暗得看不清面目,只有一缕阳光射在他的手臂,阳光里没有一代首富的一丝影像,庭院幽深得失去生气和活力。而我一直以为聚宝盆是挂在廊檐下接受阳光的普照,谁知却躲在见不得阳光的地方接受着人们的膜拜。

随着人流穿过一间间厅堂,从厨房踏入一条幽暗深长的陪弄。在幽暗的光线中,不知深浅地向前走着。沉寂中不知逝去了多少时间,只看到斑驳的墙上,壁龛被烟火熏得黝黑,阴冷的潮气在脚下氤氲,走在一道狭长的隧道里,好像进入了另一个时空。

明洪武十九年(公元1386年)春,“兄至以户役故,縲赴秋官时伯熙亦获戾京师,适与兄同系狱”(《周庄镇志卷三·冢墓》)。沈万三子沈旺的两个儿子沈至、沈庄(伯熙)又为田赋坐了牢,伯熙当年就死在牢中,后移葬于周庄杏村。

走出沈厅,深深地呼一口气,明艳的阳光照来,心底的丝丝沉郁才慢慢游离。沈厅门前的小桥流水彩船又把我再次唤醒,恍若隔世。

历史充满着梦幻,显现着几分神秘,但是脚步不会停息,周庄也愈加美丽富饶,还是人间天堂。